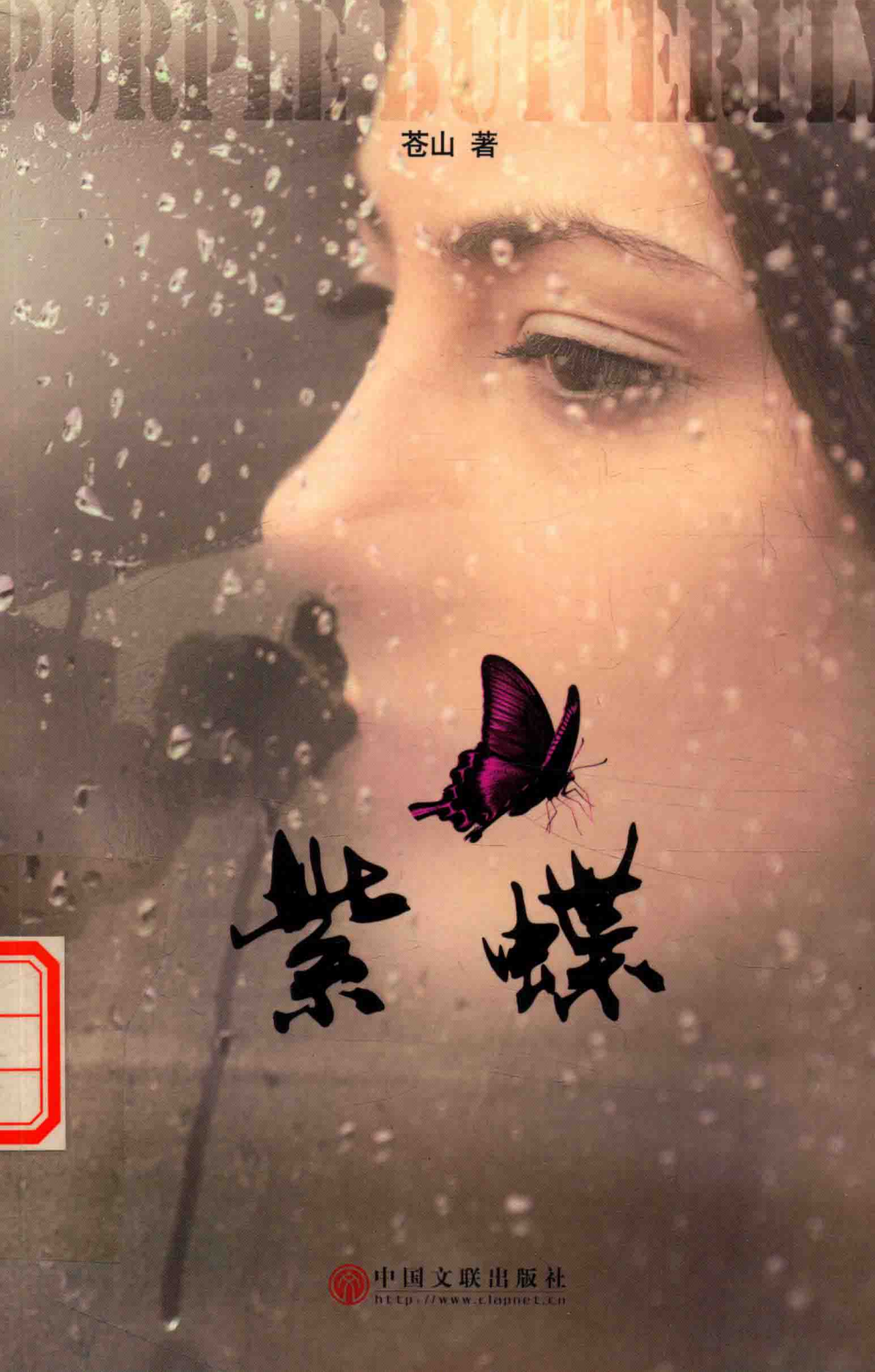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苍山 著



紫蝶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长篇小说

苍山 著

紫蝶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nlfed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紫蝶 / 苍山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7.1

ISBN 978-7-5190-2216-7

I. ①紫… II. ①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7662 号

紫 蝶

作 者: 苍 山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陈宝光

责任编辑: 王 军 王 斐

封面设计: 赵乃新

复 审 人: 顾 苹

责任校对: 晨 汐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39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gup@clapnet.cn

印 刷: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40 千字 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216-7

定 价: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作者简介

张顺焦（笔名：苍山），男，汉族，生于1954年7月1日，祖籍河北定州人，中共党员，文化程度大专，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科。复转军人，银川铁路公安处三级警长，曾任民警、秘书、指挥中心主任、宣传科长、办公室主任，2014年8月退休。宁夏诗词协会会员。

作品：曾在甘肃《驼铃》、甘肃公安、宁夏法制报、宁夏公安等报刊发表过短篇小说《路基冤魂》、中篇小说《云影迷踪》、长诗《海之韵》、故事《虫与蝴蝶》，宁夏日报发表散文《春雨》《乡思》等。为铁路公安处撰写并在宁夏、银川电视台播出的铁路警察体裁专题片有《第二道屏障》《宝中卫士》《那一颗颗道钉》《黄玉光》，被铁道部公安局在全路推广的警卫专题片《兰盾506》等。中篇历史人物传记文学《历史不会忘记》甘肃报业集团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张毅侦破小说／诗文选》甘肃报业集团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2011年8月受聘看书网为专栏作家，著有《喋血警魂》《紫蝶》等长篇小说。宁夏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《对决》。编剧的三集电视剧《夺魂蛋糕》剧本被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用于二十集电视系列剧《铁证》，于2005年拍摄成剧。

目 录

简 历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叶 子 /1 |
| 第二章 | 残 缺 /11 |
| 第三章 | 寒 白 /23 |
| 第四章 | 花 季 /33 |
| 第五章 | 情 愫 /43 |
| 第六章 | 错 爱 /53 |
| 第七章 | 萍 碎 /61 |
| 第八章 | 情 网 /69 |
| 第九章 | 婚 事 /85 |
| 第十章 | 撕 裂 /101 |
| 第十一章 | 心 魔 /113 |
| 第十二章 | 重 逢 /123 |
| 第十三章 | 创 业 /129 |
| 第十四章 | 玉 身 /139 |
| 第十五章 | 相 识 /149 |
| 第十六章 | 暖 昧 /159 |
| 第十七章 | 婚 裂 /169 |
| 第十八章 | 宅 女 /179 |

第十九章	放 飞	/189
第二十章	冤 家	/199
第二十一章	感 觉	/209
第二十二章	孤 独	/219
第二十三章	网 恋	/225
第二十四章	蝶 归	/231
第二十五章	情 人	/237
第二十六章	问 道	/245
第二十七章	揽 储	/253
第二十八章	调 动	/261
第二十九章	蜜 夜	/269
第三十章	局 长	/275
第三十一章	诱 惑	/291
第三十二章	离 婚	/299
第三十三章	色 魔	/305
第三十四章	小 三	/313
第三十五章	交 易	/325
第三十六章	玉 殒	/339
后 记		



The first chapter
LEAVES

叶 子



叶 子

一片枯叶，飘舞在风尘之中，浮动的情愫带着淡淡的清香践行落叶归根的承诺。

风与雨的缠绵，溅落了谁的心事？缱绻一丝愁绪，化作漫天的忧伤点点滴滴为爱而怜！

故事发生在 21 世纪初中秋的一个夜晚，夜色很沉，很静，稀稀落落地落下着小雨，雨打树叶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城市里的喧嚣已经远去，街灯很昏暗，楼宇中偶有灯光从窗户透出来就像偷窥的眼睛。

一阵秋风从窗子外面吹进来，嫣儿打了一个寒颤，从睡意朦胧中醒来，看到窗帘被吹起，雨丝中带着阵阵凉意，窗上的风铃发出零乱的响声，原来是忘了关窗户。下意识地裹紧毛巾被，继续蜷缩着懒洋洋地不想起来。

嫣儿的家在一座公寓的十楼，十楼的秋风真凉。风一阵阵吹进来，毛巾被挡不住这夜雨秋风的寒气，冻得瑟瑟发抖，实在耐不住了，包裹着毛巾被从床上下来关上了窗子，赶紧又躲回床上。

这一折腾，嫣儿没有了睡意，看了一下手机，才凌晨一点。放下手机，两眼瞪着天花板，想着刚才和寒白的赌气。

寒白是嫣儿的男友，在一家报社工作。上午，嫣儿受了点气，中午下班回来的路上想起了寒白，他有四、五天没来了，还真有点想。于是给寒白打了电话，让他晚上过来给自己做顿饭吃，寒白高兴地应允了。寒白做得一手好菜，无论什么食材只要到他手里，都能做出几个花样来，总是那么得诱人可口，这也是嫣儿总想他的理由。中午饭还没吃呢，肚子有点饿了，但想着晚上有寒白的美餐，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，随便在烧烤摊上买了几串羊肉串胡乱吃了几口，匆匆回家。

嫣儿的家其实就是一间蜗居，是单身公寓的单间套房，四十多平方米，直筒子一样，进了门右手是卫生间，左手是厨房。说是厨房，实际就是隔开了一米多一点做了一个灶台，和露天的没什么两样，房子中间做了一个隔断就算是卧室与客厅了。这是刚买的房子，蚂蚁窝般大的房子就花了17万多，房子贵得真是住不起。为这蚂蚁窝，嫣儿贷了十一万！为还贷几乎把她压得快趴下了。不管怎样，是个窝啊，嫣儿太看重这个“窝”了。

进了门，放下包，换上拖鞋，拖地擦灰忙乎了好一阵，出了一身汗，感觉有点累了。于是进卫生间冲了个澡便上床眯了起来，不知不觉地进入睡梦中。糊里糊涂不知做了些什么梦，就感觉到有人吻自己，睁开眼一看是寒白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是他轻轻地吻着自己的唇。嫣儿一把推开寒白的脸：“讨厌啦！”

嫣儿是最讨厌接吻的，寒白是知道的，也就是在嫣儿睡着的时候他才能悄悄地吻她。寒白爱昵地骂了一声：“猪！”便脱去外衣摘菜做饭去了。

嫣儿翻了一个身继续睡去，其实寒白做饭很快，她也知道睡不了多一会，但就是不愿意离开床，刚又眯了一会，寒白进来在嫣儿屁股上轻轻地拧了一把：“喂猪了。”

一阵香味钻进了鼻子，嫣儿这才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。



嫣儿看到茶几上摆着刚做好的清炒大虾，迫不及待的扑上去抓起一只，直接就放在嘴里大嚼了起来。

寒白在后面喊着：“洗手去……”

嫣儿一边吃着一边说：“嗯，人家饿嘛，中午饭都没吃，就等这一顿了，洗完手就饿死了……”

寒白也无奈，嫣儿就是这脾气，说讲究的时候干净得不得了，比如说床第之事是事前洗一次，事后又洗一次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可这个时候却又不讲究了。总之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高兴，什么时候是不高兴，笑脸的时候非常少，只有一个人看电视剧时会发出“咯咯”的笑声，不知道的肯定以为她神经，反正她的火说来就来，性子非常古怪。

今天除了清炒大虾之外还做了一盘凉拌黄瓜，一盘鱼香肉丝，一碗鸡蛋汤，这些都是嫣儿爱吃的。寒白为嫣儿盛上饭，自己边吃边欣赏着嫣儿大口大口的吃相，心里很舒服：“嫣儿，我跟《青年道德杂志》社的社长说好了，同意你去他那做采编，赶紧把这边的工作辞了吧。”

嫣儿用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油渍，吃了口米饭：“你知道我的水平，我可不一定能胜任。”

“不要紧的，我可以帮你。那种小稿子我随便给你写几篇。”寒白说的不是大话，以他做到副主编的文采，长篇大论都是小菜儿。

“可是我中秋节的月饼还没推完呢，你得帮我。”嫣儿吃的有点噎，喝了一口汤。

寒白发着牢骚：“你们什么破单位？又要推月饼，我真是个冤大头！”

“我才冤呢！”不说这事还好，一说嫣儿满肚子的气。最近为推销月饼把所有的朋友都找遍了，还是没完成任务，眼看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还有三十盒没推出去，心里非常着急。如果推不出去就得背回家吃。上午，嫣儿无奈之下找了前些日子在柜台上新认识的一个公司经理。这个人叫马华民，人到是挺精神的，就是满身的铜臭气，一脸的色相。那天，

马华民是发个快递，嫣儿正好上班，接待了他。嫣儿一看马华民就知道是个见漂亮女人就走不动路的主，从心里不太喜欢，所以没正眼看他，只是低着头为他办着手续。

马华民向嫣儿陪着笑脸讪讪地问这问那，净是些不搭界的话，还滔滔不绝地把自己介绍了一遍。说了些什么，嫣儿一句也没听进去，赶快应付着给他发完快递。临走时马华民留下了张名片，殷勤地说：“美女，有事找我！”

有病乱投医，嫣儿拿出马华民的名片，顾不得多想按着上面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。马华民最初不知是谁的电话，带答不理的喊着：“谁呀！什么事？说！”

嫣儿报出自己的单位、姓名，电话里马上传来了一阵笑声：“啊，美女。”问嫣儿有什么事。嫣儿说想求他推几盒月饼。马华民在电话里痛快地答应了，让嫣儿马上带着月饼到公司来找他。嫣儿高兴地立即向领导请了个假，带了二十盒月饼打的来到马华民的公司。

马华民见到嫣儿满脸堆笑给她沏茶端水果，眼睛直勾勾地盯她的胸，弄得嫣儿很是不自在。

嫣儿下意识的把领口往上提了一下，恨不得放下月饼马上离开，赶紧从包里掏出发票说：“马老板，这是发票。”

“哦，不急不急，快到吃饭的点了，别走了，中午我请你吃饭。”马华民说着趁接发票的时候在嫣儿的手上摸了一把。

嫣儿像被蝎子蜇了似的把手缩回来：“不了，我是请假来的，还要回去上班。”

“看看，你们领导太不知道体恤下属了，我和你们主任很熟，没事，问起来我挡着呢。”马华民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。

嫣儿只想尽快走，应付着：“麻烦你帮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哪能还让你破费。”

“小K S啦，请你这么漂亮的MM是我的荣幸……”

嫣儿就像吃了只苍蝇，心里一阵恶心，火撞了上来。一把将发票夺了过来，“谢谢你，月饼我不卖了！”转身抱上月饼，气呼呼地出了马华民的经理室。

马华民在后面喊着：“哎哎，我也没说什么……”

中午的火刚消了，这会被寒白的几句话又勾了起来，嫣儿立刻没了食欲。寒白看嫣儿发火了知道她在外面受了气，嘴里咽了一口饭再也不说话了。嫣儿把饭碗丢到茶几上，点了颗烟又蜷到床上。

寒白把一切都收拾干净，坐下来喝了口水，稍适休息便进了卫生间冲澡。他欣赏着自己结实的躯体，每一块肌肉都散发着用不完的张力。热水哗哗地从头往下流淌，就像女人温柔的小手抚摸着肌肤，摧发了内心的激情，雄性荷尔蒙迅速地燃烧膨胀，那股欲望突然强烈起来在心里升腾着，匆匆冲完澡来到床上。

嫣儿看着寒白急匆匆从卫生间出来，内裤暴地满满的，就知道他要做那事。本来她是想好好地爱爱寒白的，虽然不怎么热情这事，但是只要寒白来了总要温情地拥入他的怀抱，毕竟嫣儿也正当妙龄，是需要床第之欢的。可是现在突然想起了马华民讨厌的脸，心里一阵恶心，一切变得索然无味。

寒白没有察觉到嫣儿的变化，挨着她躺下搂在怀里在颈上吻了一下。

嫣儿没有一点反应，寒白急切地把手伸进嫣儿的睡衣里抚摸着，嫣儿厌烦地把寒白的手拿开，“别摸！”身子转过去给了寒白一个后背。

寒白以为犯了忌，因为嫣儿十分讨厌抚摸她的私处。寒白继续搂紧嫣儿的胸，腿压在嫣儿身上，小腹在她后股部上下揉动。嫣儿那无名火一下涌了上来，“别压我，浑身疼着呢！”

寒白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被嫣儿莫名其妙的火气搞的兴趣荡然无存，

手慢慢从嫣儿的胸前拿开，转过身去再也不理她。他突然想抽烟，抓过烟盒一看就剩一支了，又把烟放了回去，这是嫣儿的命根，如果今晚没了烟她不知道该怎么过。

寒白真生气了，在嫣儿身上没少吃闭门羹，这种事情让男人很伤自尊。寒白对爱的感受相当敏感，而且一直把对性爱的取向作为爱情第一重要的衡量标准，性是一种欲的宣泄也是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嫣儿与寒白恰恰相反，她把情感看得很重要却把性看得很淡，是把性和爱完全分开的人，有时甚至于想追求柏拉图式的爱情，只要情不要性。

两个人谁都不吭声，默默地躺着，各自想着心事。

寒白在等待，等着嫣儿一个温柔，那个温柔会像火花一样迅速点燃他的激情，而后他会送给她百分之百的热情。

嫣儿也觉得自己太过份，每次来也就是那么一小会的温存，给他不就算了。男人嘛图了啥？不就是喜欢女人那一点温柔吗，可是每每到这个时候她都会想到“淫秽”这个词，也会想起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来。其实刚才看着寒白性感的身躯，心里也想去迎合的，但不知怎么的，马华民突然出现在脑海里，那种情绪就戛然而止。她再也不愿意放开纵情欢娱的心门，有时甚至是强压着心头的情欲之火，将炽热的情感牢牢地锁住。她能感觉到寒白紧贴着自己燃烧着激情的身体，连呼吸都是炽热的，那团火渐渐地由燃烧到熄灭。此刻知道寒白生气了，也想转过身去安慰他，可心里告诉她不要那么去做，她的信条是：女人天生就是要男人来哄的。

嫣儿比寒白小十五岁，在他跟前总跟个孩子似的使小性子！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僵持还在继续，寒白没有等来那个温柔。

嫣儿从来不让寒白在这儿过夜，哪怕是晚一点，都不行。今天发生了不愉快，寒白想留下来，也好有一个情绪的过度，可是嫣儿始终不发话，快九点了，她却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该走了。”

寒白没说一句话，迅速穿好衣服，拿起包开门准备走，嫣儿从床上下来送寒白，寒白头也没回地走了。平时总有一个温柔的告别，今天没有。

“唉！”嫣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夜半时分了才觉得有点孤独。一个人的寂寞有如断线的风筝飘浮在茫茫黑夜中，虽然自由但却无助，甚至脆弱地无法抵御任何风雨。此时此刻，一股莫名的怅惘如海水漫过心堤将自己淹没，是自己选择了孤独又怨得了谁？她感觉身子发冷，如果寒白在身边他一定会送来温暖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十分后悔。有时她挺恨自己的，不知道长期坚守的是什么？生活无助的时候想寒白，寒白来了又热情不起来，他是那么投入地爱，为什么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呢！她对他总是爱不起来却又放不下。

嫣儿奇怪地想着，人为什么有性？如果只有爱没有性该多好。是谁造就了人这种动物，怎么会有思想有感情？感情折磨的人死去活来，让人幸福又让人痛苦。是谁给了人性，还把分成男和女，从此两性在一起纠缠不清。男女在一起究竟是为了爱还是为了性？生儿育女究竟是为了性爱还是为了繁殖后代？谁又理地清楚地说明白。

嫣儿胡思乱想着，翻了个身，强令自己，不想了！不想了！可是寒白临走时那凄凉而气愤的背影还是在眼前晃动。她开始默默地数羊，一羊、二羊、三羊……数着数着迷迷糊糊进入了梦境。

嫣儿梦见自己站在窗前，窗外下着小雨，雨中飘着一枚树叶，那叶子好大好大，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神毯。嫣儿站在叶子上在空中飘啊飘……叶子突然越来越小，她从叶子上跌落下来。

嫣儿幻想着把双臂变成羽翼飞起来，两臂煽动着，然而胳膊并没有变成翅膀，身体还在迅速地往下坠落，雨打的落叶四散飘零，叶子在身边飘飞，那情景就像飘落的羽毛。求生的欲望使她抓住了一枚叶子，叶子却与嫣儿一起摔了下来……

“啊！”嫣儿从梦中惊醒，直惊地出了一头的冷汗。她摸了摸头似

乎有点发热，身上感觉软软的。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，每当这个时候就是感冒的预兆，赶紧爬起来吃药，嘴里还骂着：“臭寒白！你惹我，小心着！”

远处钟楼上的时钟敲打着空旷寂静的夜，雨还在绵绵地下着，风吹着窗棂发出忽忽的哨音。

嫣儿无心睡觉，打开电脑在网上浏览。跑遍聊聊，跑遍 UC 都是空空如野的房间，偶有几个网虫都不认识，也懒得去理会，就打开自己的 qq 空间——紫蝶飞舞。她一直很喜欢紫色的蝴蝶，干脆就用紫蝶做了自己的网名。她已经习惯了在这里自言自语，度过无聊的时间。心事怅惘，键盘有节奏地敲响，纤细的手像钢琴家敲击的乐章，一串文字流出指尖，写下了《叶子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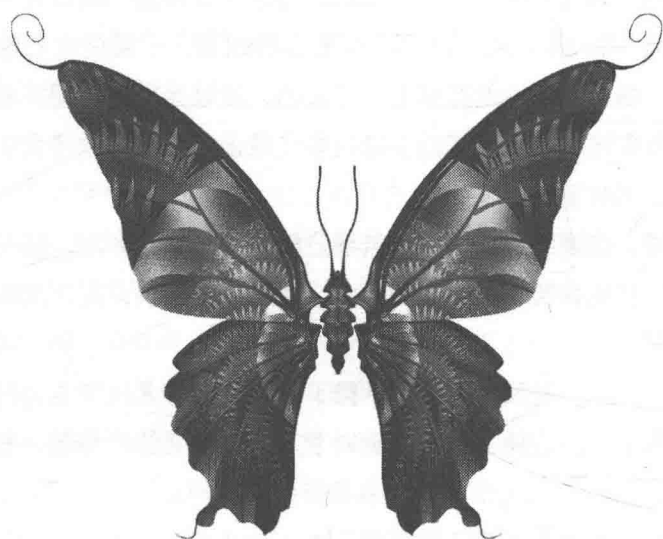
秋意渐渐，夜雨绵绵，风细、风细。细语唧唧，在梦里，轻呼唤，昨夜、是谁？打破我的梦境？我的爱人，你风一样走了，我却像叶子无助地飘……

叶子撒了一地，是风的无情还是树不收留？也许大地是她的归宿。收拾起叶子葬了一座坟丘，她回报于斯了，然而谁又能拾得起一地的心碎？

叶子想随着风缠绵，而风却抛弃了她……

寂静的雨夜让心更加孤独，这一夜注定无眠……

当嫣儿把《叶子》写完已经是天光大亮，她带着满身的疲倦和满腹的心事又回到了床上。



The second chapter
IMPERFECT

残缺